

使徒行传系列讲道 16

有什么拦阻我？

使徒行传 8 章 25~40 节

普杰西牧师 2009 年 9 月 27 日

翻译：甘晓春 2026 年 10 月 27 日

弗兰纳里·奥康纳有一篇著名文章，讨论美国南方文学中的怪诞人物。这题目听起来很特别，文章却写得很好，没有读过的，不妨读一读。她写道：“每当有人问，为什么南方作家特别喜欢写那些形体、性情怪异的人物，我总回答，因为我们还能够认出这样的人。”如果你没听出，这话也顺便挖苦了北方，那就再想一想。

她继续说：“要认出一个不完整、异样的人，你就必须对完整的人，有某种认识。在南方，人们对人的一般理解，主要仍是神学性的。”她承认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判断，也很危险，因为关于南方信仰，无论说什么，下一句话，往往都能用同样充分的理由，提出反面的例子。

然而，从作家的角度，她认为可以这样说：“南方也许远远谈不上以基督为中心，却确实不断受到基督的身影萦绕。即使一个南方人并不确信，也仍然十分担心，自己也许真是照神的形象、按祂的样式被造的。幽影也会十分有力，教导人许多事。”

她说，这些形象投下奇特的影子，尤其在文学中如此。当那些形体残缺、与周围不相称的人物，成为人类根本失落处境的象征时，他们在文学中就获得了深度。

如果刚才那一段不太容易明白，让我简单解释。人问她：“为什么你的故事里，总有这些患病、残缺、变形、古怪的人物？”她的回答基本是，这些人物会在我们里面引起共鸣。我们看见一个显得异样、格格不入的人，内心深处就知道，这个世

界有些地方出了问题。他身上缺少的完整，向我们诉说，原本人应当拥有某种完整。因此，他的不完整，也告诉我们，自己同样在某种意义上失落、扭曲，缺少了什么。

所以，她不为把这些人物写进故事而道歉，因为说到底，这些人物就是我们自己。只是为了使人看见，作家把他们写得更加突出，甚至夸大，超出日常生活的比例。

为什么先提这件事？因为今天的故事里，我们也会遇见类似的情景。路加为什么在他的叙述中，特意记载这个归信的故事？当时有许多人归信，无疑，不是每个故事都被写下来；可是，这一个被写下来了。为什么？它又怎样对我们说话？

让我们从使徒行传 8 章 26 节以下看起。主的使者对腓利说：“起来，向南走，往那从耶路撒冷下迦萨的路上去。”那路是旷野。他就起身去了。有一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，是女王干大基手下有权柄的官，管理她的一切财物。他上耶路撒冷礼拜，现在回来，在车上坐着，读先知以赛亚的书。

路加只用了寥寥几笔，就清楚描绘出这个人。这里包含许多信息，初读时，也许不太显眼；但盼望今天仔细思想以后，你们就能看见。

首先，经文说，坐在车上行进的，是一个埃塞俄比亚人。这里所指的地方，并不完全等同于现代国家埃塞俄比亚，而与古代努比亚王国有关，大致位于今天苏丹一带，也就是旧约所称的“古实”。这也是今天我们唱那首诗篇的原因。总之，这个人来自非洲。

然而，他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埃塞俄比亚人。他是王室的官员，在埃塞俄比亚女王干大基手下服事。“干大基”并不单是她个人的名字；我们读的时候，常以为是名字，其实它更像“法老”或“凯撒”，是王朝统治者所承用的称号。

无论如何，他在宫廷中地位很高，高到掌管女王所有的财富。想一想，他相当

于一个有相当地位、也颇为富有的国家的最高财务官，整个国家的财务被交在他手中。因此，他在自己的国家，是一个有身份、有地位的人。

经文不只显明他所服事的王国有财富、有影响力，也显明他自己有一定的地位和财力。路加提到的两件事，让我们看出这一点。第一，他正在读以赛亚书的卷轴，也就是说，他识字。

在现代世界，我们也许觉得，这有什么特别？人接受教育，学会识字，然后读书，大多数人都能如此。然而，在古代世界，并不是这样。何况，他来自当时人眼中极遥远的地方。希腊文献常把埃塞俄比亚、努比亚王国，视为世界尽头般遥远、近乎传说的地方。可是，这个人受过教育，能够阅读。

不仅如此，他还拥有一卷以赛亚书。我们习惯了拥有自己的圣经，因为圣经很容易取得，甚至有人免费赠送。至少从前，许多旅馆里，都能找到一本圣经。然而，当时并非如此。

他能拥有这卷书，显明他有相当的财力。要取得一卷以赛亚书，必须付钱请有资格的文士，一字一字用手抄写。那就是如今我们所读、有六十六章之长的以赛亚书。

然而，他有足够的财力，买下一卷带回家。当时，以色列的一般人，通常不能独自拥有旧约经卷；往往需要一座城、一个村庄的人，共同出资，为会堂购置一卷，或两卷，好在公众聚会中诵读。这个人却能以个人的财力买下一卷。这显明，他确实有地位。

可是，路加也告诉我们，他是一个太监。星期天早上谈这个题目，也许有点敏感，我们还是要平静、认真地面对。在古代宫廷制度中，这样的职分，常与身体受阉割的代价相连。旧约提到外邦宫廷的官员时，也常出现太监。

为什么？因为服事君王的人必须被信任。一个人若要接近后宫，或服事女王，宫廷往往要求他承受这样的手术，表明自己不会威胁君王所拥有的，尤其是后宫的女子。

这位埃塞俄比亚人为取得如今的位置，付出了极大的代价。我们也许觉得，怎么会有人为了权力、地位，舍弃这么多？可是，这真有那么难以理解吗？在我们的国家，人们不也常为了权力和位置，放弃本不应放弃的东西吗？家庭、朋友、信任，甚至道德品格，都可能被牺牲，只为在世上占有一席之地。

这个人也付出了许多，得到如今的身份。然而，经文告诉我们，这身份在某种程度上，并没有使他满足。他仍在寻找，寻找超出王室高官地位之外的东西。我们怎么知道？因为他从埃塞俄比亚远道来到耶路撒冷，为要敬拜。

请认真想一想这段旅程。我们谈旅行，觉得没有什么，开车、搭飞机就去了。他却坐着一辆车，一辆人用脚跑，就能追上的车，速度就是这样。从埃塞俄比亚，一路来到耶路撒冷，没有高速公路，没有现代道路；越接近家乡，道路恐怕越难走。

他经历整个艰苦的旅程，惟一的目的是来到耶路撒冷，与以色列人一同敬拜，在以色列的神面前找到一个位置。他原有的身份，使他仍然感到不安、不满足，以至于说：“我还需要更多。我想，也许可以在以色列的这位神、这位真神那里找到。我愿意走这么远，去看看是否真是如此。”

可是，等他抵达，会看见什么？这个在埃塞俄比亚身居高位的人，来到耶路撒冷，又会有怎样的位置？我们熟悉这个故事，也许首先想到：他来自非洲，是黑人，很明显是外邦人。然而，在这里，肤色、来自埃塞俄比亚，并不是他最大的障碍。

是的，他是外邦人；但圣殿的敬拜中，外邦人仍有某个位置，有外邦人的院子。一个认真寻求的外邦人，也可能经过割礼、洁净等程序，重新认同神的百姓，成为

正式归入犹太信仰的人，得到接纳。

可是，这个外邦人有一个特别的困难：他是太监。他身体的残缺，使他在律法对于进入会众的规定之下，遇到一个无法跨越的障碍。申命记 23 章 1 节说：“凡外肾受伤的，或被阉割的，不可入耶和华的会。”这里引用的是圣经，我们必须正视它所说的处境。

这个人千里迢迢来到这里，盼望在以色列的神面前找到家，至少能被包括在其中，进入敬拜。然而，抵达以后，他清楚发现，自己仍只能从远处敬拜，不能完全进入神百姓的会众，不能在神的家中得到完全的接纳。

无论他们正在守什么节，参与什么敬拜，他都只能作为外面的人观看，不能成为完全有分的成员。而且，在这样一个极其重视后裔的信仰群体中，土地的产业借着后裔保留，名字借着后裔延续，人在社会中的位置，也与后裔相连。

请想一想，他永远不能有自己的儿女，不能以这种方式在以色列站立，他的名字也不能借后代延续。虽然在埃塞俄比亚，他地位很高，那地位却没有使他满足；当他来到以色列，盼望找到别的东西时，又发现，所有财富、所有地位，都不能替他取得所渴望的。

问题在他自己身上，有一个无法改变的状况，使他始终只能站在外面，从远处观看。想一想，他心里会有多么破碎，多么觉得自己与整个世界格格不入。如果从前就觉得自己异样，如今恐怕更加如此。

他离开原本盼望敬拜以色列之神的地方，返回出生、工作的家乡。即使努力归入犹太信仰，也仿佛只是把一面放大镜，放到他的处境上：“你不合适，你不能融入，在这里，你找不到家。”律法对于他所寻求的，似乎没有给出解决方法，反而把问题显得更加清楚。

正如奥康纳刚才提醒我们的，我们很容易在这个太监身上，看见这种失落与残缺；然而，被放在放大镜下面的，并不只是他，也是我们自己。我们应当发现，自己也坐在这辆车上，离开神居住的地方，因为发现自己在那里不能被接纳。

从一个角度说，我们正与他同行，既不合适，也无法靠自己变得足够合适，在神的家、神的家庭中取得位置。问题不在我们的社会地位、出生地方，或其他外在条件，而在我们自己。

我们与他有共同的处境，都在亚当堕落的光景之中。他身体的不完整，显明了堕落世界的破碎；他也是亚当的子孙，不能凭自己在圣洁之神面前找到位置。你也一样。在亚当的堕落中，你成了罪人，生命如此扭曲，以至于按律法的标准，永远不能凭自己在神面前取得位置。

然而，故事没有停在这里。使徒行传 8 章 29 节说，圣灵对腓利说：“你去，贴近那车走。”腓利就跑到那里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，便问：“你所念的，你明白吗？”他说：“没有人指教我，怎能明白呢？”于是，请腓利上车，与他同坐。

他所读的那段经文说：“祂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；祂也是这样不开口。祂卑微的时候，人不按公义审判祂；谁能述说祂的世代，因为祂的生命从地上夺去。”太监问腓利：“请问，先知说这话，是指着谁？是指着自己，还是指着别人？”腓利就开口，从这段经文起，对他传讲耶稣的好消息。

前面，我们看见一个有身份的人，仍在寻找身份，盼望得着一个位置。如今，我们看见那位仆人所取的地位，怎样代替他的处境。这段经文中，已经透出一线盼望，也许初读并不明显，让我们仔细来看。

路加重新提到腓利，是圣灵把他带进这个处境的。神先吩咐他，到从耶路撒冷下迦萨的那条路上，走到旷野去。神没有把后面所有的事都告诉他，只是叫他去，

他就顺服地去了。

到了那里，他看见一辆车经过，圣灵又说，去贴近那车。他还不知道到了以后该做什么，就先用脚跑过去。我向人传过许多次福音，却从来没有为了传福音，去追一辆正在行驶的车。腓利却愿意顺着圣灵的引导，追上这个人的车，预备照神接下来的吩咐行。

他靠近时，听见这个人正在出声诵读。虽然现代人读书，常常默读，当时却通常读出声音。因此，腓利听见了先知以赛亚的话。这人仍在寻找，仍有渴望，也觉得自己的答案，也许可以在圣经中找到。经文特别告诉我们，他读的是以赛亚书 53 章，也就是今天早上所读的经文。

为什么是以赛亚书？他本来可以买别的卷轴。选择以赛亚书，肯定不是因为便宜。这是一卷很长的书，价钱包括抄写的人力，也包括材料。也不是因为容易。我们今天传福音，人问：“我应当从圣经哪里开始读？”常有人回答：“从约翰福音开始。”其实，约翰福音也有许多不容易明白的地方，但与以赛亚书相比，仍不能同日而语。

因此，他选择以赛亚书，大概不是因为觉得：“我要寻求神，就先读一卷最复杂的先知书吧。”究竟是什么吸引他，使他愿意付钱买下，又在此时读到这个地方？经文没有直接告诉我们。但路加告诉我们他在读哪一卷书，哪一段经文，也告诉我们，他是太监。我相信，这些线索并非偶然。

旧约中，有一段特别向太监发出盼望的预言。你们猜在哪里？就在以赛亚书，而且在以赛亚书 56 章，离他正在读的地方，只有三章。因此，我很难不想到，他也许已经听说过这个应许，想知道，它对自己究竟意味着什么。一个眼下在以色列找不到家、找不到位置的太监，怎样领受这样的应许？

请听以赛亚书 56 章 3~5 节向他们所说的话：“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：‘耶和华必定将我从祂民中分别出来。’太监也不要说：‘我是枯树。’因为耶和华如此说：‘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，拣选我所喜悦的事，持守我约的太监，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，在我墙内，有记念，有名号，比有儿女的更美。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，不能剪除。’”

请仔细听这些话。这个觉得自己失落、残缺、格格不入，仿佛被世界遗弃的人，再往后读三章，就会遇见神这样的应许：“太监不要说，我是枯树。”这比喻是什么意思？太监在身体上不能生养后裔，像不能结果子的树。神却说，不要再用“不能结果、没有儿女”来定义自己，虽然身体的状况并没有改变。

祂又说：“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，在我墙内……”请听清楚，正是在神居所的墙内，正是祂如今不能完全进入的地方，神要赐祂一个名，比肉身的儿女更美。神要赐祂长存的产业，在国度中的传承，永远不能剪除的名字。

在一个人的名要靠儿女、靠世代延续的民族中，神说：“即使没有儿女，我仍要给你一个名。你在我家中，仍有位置；你不再是枯树，你要有全新的身份。不要再照过去一生看自己的方式看自己。你要有一个家，一个位置，一个名，一个全新的身份。这是我的应许。”

对一个因自己的处境而沮丧，又无力改变处境的人来说，这确实是好消息。

他无论怎样努力，都无法改变自己的处境；神却说：“我要改变你的身份，赐你新的名、新的位置。”可是，神怎样成就这件事？这固然是好消息，但好消息怎样实现？这个太监的盼望在哪里？

“祂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；祂也是这样不开口。祂卑微的时候，人不按公义审判祂；谁能述说祂的世代，因为祂的生命从地上夺去。”

他所读的，是另一个受苦者的故事：一个被拒绝、受羞辱、从百姓中被剪除的人，也像他一样，没有肉身的后裔。

“谁能述说祂的世代”，有的译本译为“谁能述说祂的后裔”，也可以理解为，谁能讲述祂的家谱、祂的家族延续？没有人，因为祂从地上被剪除了。以赛亚书也支持这样的理解：后来，神为这位受苦的仆人伸冤、赐下赏赐时，应许祂要看见后裔，并且延长年日。

因此，这个太监所读到的，是一位在受苦、羞辱、被弃绝和没有后裔的处境中，与自己如此相近的人。他没有位置，没有地位。于是，太监问：“先知说的是谁？是他自己，还是另有其人？我想知道，这个人究竟是谁。”你几乎能够感受到，这个故事怎样在他里面引起共鸣。

我想，若圣灵清楚吩咐你追上一辆车，车里的人恰好在读以赛亚书，读那位像羊被牵去宰杀的受苦仆人，又问你：“这说的是谁？”到了这里，你若还不能传福音，那可真是没办法了！对腓利而言，这就像高尔夫球只离洞口两英尺，是一个已经摆在眼前、再明显不过的机会。

腓利怎样做？在这不结果子的荒地、贫瘠的旷野中，他向这个自觉像枯树的人说话。崭新的生命，从荒凉与死亡中生出。他向他传讲，有一位亲自来到，与人的处境联合。

这一位原本无比富足，却为这个太监成为贫穷。祂原是天地的创造主，整个受造界、所有产业，都理所当然属于祂；然而，祂降卑成为人，进入亚当后裔所面对的困境，承担咒诅，经历无家可归、被拒绝与羞辱。祂成为历史上那位最被人排斥、最格格不入的人。

祂进入太监所经历的处境，为要赐他靠自己永远得不到的生命。祂承担拒绝，

承担不公的痛苦，被剪除，好使像太监、像你我这样不配的人，能够在神那里找到家，得到接纳，拥有靠自己永远不能取得的新身份。

祂这样做，是要使这个人在神殿的墙内有位置，有一个永不消逝的家，有一个比他所失去的肉身儿女更美的名。基督承担了我们作为亚当儿女应受的罪责与审判，也承担了堕落所带来的痛苦。祂经历今生的纷扰、现今受造界的艰难，为我们开路，使我们在祂里面得到新生命、新身份。

因此，在那天的旷野中，发生了一场伟大的交换。太监亲身经历的，是咒诅所带来的痛苦、罪责和审判。腓利把福音带给他，告诉他，这一切都已经放在那位被弃绝的羔羊、那位受苦仆人身上，为要把属于基督的赐给他：祂的产业、蒙神称义的地位、祂的家，以及属神儿女的名。

如此，你终于能够有一个家，一个位置，一种不会再使你空虚、不满足、不断寻找的身份。这正是福音的应许。受苦的仆人亲自寻找那只迷失、流浪的羊，在孤独的旷野路上找到他。因为在创世以前，祂已经说：“你要作我的儿子，要有永远长存的名，绝不再从我的家中被剪除。”

今天早上，这同一个福音、同一个好消息，也临到你。基督自己借着祂话语的宣讲，向你说这美好的信息，使你在祂里面找到盼望和新的身份。

祂告诉你，你一切的罪、堕落，以及罪与堕落的咒诅所带来的后果，你所经历的一切伤害，无论情感上还是身体上的，最终都已经由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承担。为要有一天，使你完全得释放，恢复完整，真正反映那属天之人的形象，不再承受今生的痛苦。

我们仍在等候那复活的日子；然而，借着相信福音，如今已经可以经历其中的福分。我们如今就能知道，罪已经得赦免；能知道，复活之日要在自己身上成就的

应许，是真实可靠的。

我们已经有新的身份，在基督耶稣里，与祂一同坐在天上，承受祂国度的全部产业。祂又赐下圣灵作为凭据，保证那一天必定来到。既然如今就知道这一切，我们看待眼前每一个处境的方式，也应当随之改变。

因为，这不只是将来的身份，也是现在的身份。那些不断提醒你：“你破碎、你不合适、你不能融入，你不属于神的家，也不属于祂的国”的声音；那些使你想起自己的罪、情感上的伤害，以及人生中种种把你塑造成破碎之人的经历，你都可以像这个太监一样回应：“那不再是我的名字，不再是我的身份，不再是定义我的真相。”

这些事不再定义我，使我只能盯着自己的缺少。相反，我如今就可以说：“我已经完全蒙神接纳，是祂家中的一员，要承受祂赐给自己儿子、君王耶稣的一切美好福分。”因此，当人说：“你没有儿女”，太监可以回答：“我有一个家，定义我的，是这个家，不是我身体的状况。”

当人说：“你不能被接纳”，他可以说：“我已经蒙接纳，也许不是被你接纳，却是被天地的君王接纳。”当人说：“你是残缺的”，他可以说：“在那位来拯救我的基督里，我已经得着完整。”

你们看不见吗？这正是故事最后所发生的。太监听了腓利传福音，沿路前行时，看见有水，就说：“看哪，这里有水，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？”这句话，就是故事的高潮。结束以前，请仔细听，这确实是高潮。

为什么？因为他才刚离开一个处处受到拦阻的地方：“你身体残缺，不能进来。你是外邦人，不洁净，不合适，不能进来。”他不断受到拦阻，不能完全进入神百姓中，不能以完全蒙接纳的身份，来到神面前。

如今，他听见好消息，看见水，就要把这信息应用在自己身上。他问腓利：“有什么拦阻我，使我不能与基督联合，完全成为祂家中的一员，披戴祂，奉父、子、圣灵的名受洗，承受祂的名，完全属于神的百姓呢？我受洗，究竟还有什么妨碍？”

腓利的行动，给出答案：“没有。我的孩子，没有任何事能拦阻你。在基督里，你是蒙接纳的。来吧！”于是，他们一同下到水里，那一天，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永远与这个人联系在一起。他奉父、子、圣灵的名受洗，得着全新的身份，归入他的君王，归入新的家庭，承受新的名，在其中找到蒙接纳的位置。

罪人啊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没有什么能拦阻这个埃塞俄比亚人，按照福音的信息，也没有什么能拦阻我们这些破碎的罪人。你的背景不能，你目前的经济处境不能，你过去的罪不能，你眼下最大的罪也不能。

你歪曲的心、残缺的身体、复杂破碎的情感经历，都不能使你在基督里永远被拒绝，不能阻挡你归入神的家。祂呼召你做的，就是相信。那么，还有什么拦阻你？来，仰望祂！来，真正得着生命！来，领受新的身份！

亲爱的基督徒，你们这些已经相信的人，也要再来记念这福音的好消息。如今，定义你的，首先就是它。你是谁？你是蒙爱的儿女，在神面前为义，在基督里得着完整。不再是无处可归、格格不入的人，不再被残缺所定义；在父神眼中，你是荣耀、美好的。

祂已经差遣基督，承担你的痛苦，进入你的处境，为要使你最终完全有分于祂的复活。

让我们一起祷告。